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南朝金粉錄

第四回 老奴仗義激烈陳詞 方外多情慇懃下榻

話說老奴顧全勸了吉慶和回寓，自己仍到公館，便在房內牀上，睡在那裡獨自感歎。只見個小丫頭走進來說道：「顧老爹，老爺叫你呢！」顧全聽說心中暗想：「此時喊我沒事，必然問那吉先生的事了，我何不如此如此，說他一番，若把他說轉過來，叫他贈些盤費也是好的。」一面想，一面跟著小丫頭走到廳上。只見韓宏問道：「剛才那個什麼姓吉的走了嗎？他對你說甚言語，你可說與我知道。」顧全道：「那吉先生起先著實的羅皂，說是十年前老太爺老太太同老爺皆是他老子救活的，太太還是他老子出錢討的，他現在家裡遭了橫事，流落下來，來找老爺，老爺就不認他了，天下那有這等忘恩負義的人。老奴聽他那些話，因想老爺平時極其慷慨，最恨的世態炎涼，凡那有面子不少錢的人，偶爾錢不就手，來此通挪，老爺無不應允。那種人尚且如此，何況是個同鄉受過他惠的，今日落難下來，老爺定然周濟他，豈有推不認得道理呢？那時老奴見他一派胡言，實在可惡，就想打他一頓，後又想到老爺的事多，那裡記得從前許多事呢，恐怕一時忘卻，老奴若果真打了他，後來老爺想起來，是真受過他惠的，豈不反怪老奴荒唐，倚著主人勢利，欺壓窮人，那時老奴就真個該死了。因此將他勸回客寓。他臨出門的時候，還說明日再來，定要老爺會他，若再說不認得，就要將老爺的底子掀出來，叫街上人聽聽。老奴聽他那種話，看他那樣的情形，甚是不識不盡。只可恨老奴不是從小兒在這裡的，此中虛實不甚清楚。若是果有此事，也還罷了；著實無此事，在老奴的拙見，等他明日來時，竟拿封帖子將他送到縣裡，就說他冒認同鄉，捏言詭詐，著實的辦他一頓，免得他在街上喊喊叫叫，說是老爺負義忘恩，叫走路的聽見也不知誰是誰不是，且可滅了他的口，叫他吃點苦惱。就便老爺真受過他惠的，他再也不敢上門了。非是老奴撮弄老爺辦他，為的是一來遮掩耳目，二來警戒他下次。」

韓宏聽了這番話，直氣得暗暗切齒，因罵道：「好個老奸巨滑的奴才，分明是借著他人當面罵我。我若此時擺佈他，又惹得那些奴僕們說我心虛，把個忘恩負義的事更做實了；若是罷了，實在難消這口氣。也罷，暫且忍耐，等那姓吉的走了，再借個味兒將他收拾收拾。」心中想罷，便正色說道：「你頗看得透切，天下豈有無交情無瓜葛，一面不認識就來借錢的？況且他遭了難，只好怨著自己運氣壞。我也不曾帶累他，與我什麼相干。他明日若再來羅皂，可莫怪我不念從前！」正要望下說，便停住了口，覺得自己話說溜了，大意露出實話來。因趕緊改口道：「莫怪我不念異鄉孤客，定把他送到縣裡究辦，以警將來。」說著便轉身進去。顧全也自退出，暗暗的切齒罵道：「好個狼心賊子，我剛才那一番話，句句刺心，他應該轉過意來，商量一個法兒安頓那姓吉的，或是送些盤費，使他回鄉，仍不失忠厚之道。乃競一毛不拔，還是忍心害理，說不認得他，真是天良盡喪了。」說著已到自己房內，仍舊坐在那裡納悶，一夕無話。次早起來，一心念著吉慶和在客寓內不知他一夜怎麼樣子傷感。因就開了賬箱，將平時積聚下來的銀子，還有二兩多些，取出來放在腰內，便急急的去看吉慶和。到了客寓，問明房間，只見那兩扇門仍是緊緊的閉著，就在外面喊了兩聲，吉慶和從夢裡驚醒，這才起來。

你道吉慶和如何起得這樣遲呢？只因他昨日回寓之後，前思後想百感交集，一夜未睡，眼睜睜的望到天明才朦朧睡去，故此起得遲了。吉慶和開了房門，顧全走進來，先道了聲「早」，然後望下說道：「先生昨日去後，我便回去在房裡納悶，適值主人來喚我，打量他必有話問我，就進去看他什麼情形。果然他見面就問，我便趁著他問我的時候，就含譏帶諷著實訴說一番，指望他回過意來，送些盤程，先生也好作個計議。爭奈他老羞變怒，不但不能幫助，反說先生若果鬧狠了，他便要用點勢力。我聽他這個話，以後便不能說了，因想這種人是不問心術的，說得到，做得到。若真激惱了他，弄出岔枝兒來，不是幫先生忙，反是累先生受害了。況且先生的時運太壞，還是忍耐些的好，因此難以報命，現在可另想了個主意，這城中漢西門有座清涼山，山下有個叢林名妙相寺，寺內住持名喚法真，是河南長沙府首縣人。」

那和尚與我甚是相得，前日去他寺內閒逛，他對我講起，說有位施主是杭州人，要寫一百部楞嚴經，去做功德，叫他找人抄寫。只要字好，寫得快，雖多送些筆資亦不妨事。連日法真和尚正各處找人抄寫經卷，想先生是文墨人，字法一定是好的，想薦先生去抄寫抄寫，既可得他幾個錢，又可免了房飯，暫且住兩個月再圖機會。但不知先生意下如何？若是願意俯就的，我便去會他，光景不致於推卻。」

吉慶和道：「難得老丈關切，顧念同鄉，就是暫且棲身，也非容易，那還有什么不願意，致拂高情呢？但恐字跡惡劣，不堪中式，這便如何？」顧全道：「先生太謙了。」說著便從腰內將那帶來的二兩多銀子拿出來，放在桌上，說道：「這二兩多銀子權作房飯之資，即請收下，不必介意。」吉慶和道：「萍水相逢，諸承關切，已是多情可感，若再蒙厚賜，何以克當？這是斷乎不能接受的。」

顧全又道：「老朽是個爽快人，況是同鄉，不必過謙，且自收了，等先生發了財，再加倍還我有什麼要緊呢！」說罷站起來便告辭而別。吉慶和隨著他送出客寓，心中著實的感激，不料奴僕中有這等好人，卻從那裡說起。一日無話。

次日午後，顧全又來匆匆的說道：「妙相寺昨已去過，法真和尚極口應承，現已招呼人打掃淨室，請先生今日就去。」吉慶和聽說又感激又歡喜，即便收拾清楚，算清房錢，叫人挑了行李，同著顧全一齊望妙相寺而去。走了一會，已到了清涼古道，時值暑盡秋來的天氣，遠遠見清涼山上古木參天，真有明淨如妝景象。

又走了半里多路，只見一帶紅牆斜映著西山夕照，朝南三座圓門當中，門額上寫著「敕賜妙相禪寺」六個金字。對面一垛磚牆，照壁中嵌著磨漆的「皆大歡喜」。進了山門，穿過甬道，便是伽藍殿，兩旁列著四大金剛神像。伽藍殿後是一個極寬大的院落，中間有座白磐石砌就蓮花說法台，上面一順五開間朱漆窗櫺，屋頂上現出大雄寶殿，兩廊一帶房屋，左邊是文昌殿，下首便是客堂，右邊是關帝殿。下首廊柱上掛著一麵粉紅漆牌，上寫著「僧寮」二字。打從大殿左側鵝卵石鋪成回紋卍字路過去。又是一道重門，裡面三間廳房，是寺內僧眾打禪之所，兩邊亦有迴廊，廊柱上貼著黃紙寫的「禪堂止靜，緩步低聲」八個字。從西首廊下轉入進去，是六扇雲藍粉漆灑金屏門，左邊開著一扇，上豎著一塊方丈的扁額。由此而進，靜悄悄並無人跡，中間一條曲徑，兩邊皆是翠竹蒼梧，古僻幽深，果然是一點紅塵飛不到。吉慶和見了頗覺羨慕，穿過曲徑，便是白磐石三層台階，上裝著紫竹欄杆，上面一所明三暗五古舊的房屋，簷前掛著一排蝦鬚竹簾。吉慶和同顧全步上台階。

有道人通報進去，法真和尚便迎出來，見了吉慶和，彼此見禮，復又通了名姓，然後依序坐下。小童獻上茶，大家先喝了一口。法真又叫人將吉慶和行李搬進來，就在他住房後面桂花亭旁邊那所屋內安頓。這才望吉慶和道：「老僧久仰大名，自恨蒞荆無自。昨得顧老先生薦引，極慰渴懷。今睹清顏實深萬幸。以後便可時常叨教了。但是小庵雖居城市，僻近山林，暮鼓晨鐘，頗嫌寂寞，加以黃齋淡飯，粥板齋魚，悅口既難，安居亦陋，尚望包涵一二，莫怪老僧相待之疏。」吉慶和便忙接口答道：「住持說那裡話來，小生游子他多，羈人異地，已作窮途之哭，誰憐失路之悲。幸得顧老丈之一言，尤蒙大和尚之見許，三生有幸，一榻可安，得來此地勾留，便是眼前極樂，誠非所料，尚復何言？第恐攪擾禪機，殊為耿耿耳。」法真見他語言不俗，便極口謙遜，復又談了些書法，顧全這才作別，又向法真道了謝。然後法真與吉慶和送出方丈，見顧全去了，二人才回客廳，只見先前搬行李的那個道人走來說道：「吉先生的房已安頓好了。」法真聽說，便領著吉慶和打從東首自己臥房窗腳下過去，繞了三四個灣子，便是桂花亭，越過亭子轉入腰門，卻是一所小小三開間的屋子，雖不寬大也還潔淨。法真便指著那屋內西首一間說道：「這便是先生下榻之所了。」二人同到裡間，吉慶和見自己的行李等件已安排得齊齊整整，心中甚是感激。因又向法真說道：「謝謝。」二人復到方丈。不一時擺出晚飯，彼此用畢，又閒談了一會，才各歸臥房而去。

吉慶和到了臥室，就在燈下寫了一封平安家信，預備寄回襄陽。忽然觸起離愁，便歎道：「不料我吉慶和若大家財，因遭了兩

椿橫事，弄得乾乾淨淨，不能在家侍奉老母，共守田園，反致流落異鄉，與老僧為伍，命途多舛，何竟一至於斯耶！」著實的感歎了一番。不覺已是二鼓時分，便放開被褥上牀安寢，一夕無話。到了五更將盡，聽得佛殿上晨鐘聲響，便自起來開了房門，就有個小童送淨面水，梳洗已畢，帶了家信走到方丈裡面，見法真已在那裡打禪，便不敢驚動，回轉身來就向各處遊玩，又尋知昨日那個道人，將家信交付與他，請他得便寄去。正欲復回方丈，只聽背後有人說道：「吉先生起得好早！」吉慶和掉過頭來一看，正是法真，因答道：「住持早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走，不一會又到了方丈，只見桌上擺著四碟小菜，兩碗稀飯，於是二人吃了稀飯，在那裡閒談，彼此極相愛慕。由是吉慶和便在此安身，徐圖機會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